

2016 这里 有约

奥运特别报道



郎平有情
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情深。郎平有情。三年来，她与中国女排再续前缘，终以王者之势揽下金色之冠。

郎平，随本报记者读懂她的至情至性。



■ 郎平夺冠之际喜不自禁 图 CFP

里约人物

战友情

2013年4月，好友陈招娣因病去世。得知消息后，郎平坐在沙发上哭了好久。从3月底中国女排发出邀请，到4月15日出现在女排教练的竞聘现场。这半个月的时间，神圣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一直让她左右为难。“招娣去世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让我特别感动。眼下是中国女排最需要人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不能做点什么？”所有的顾虑，与对中国女排的情感相比，已经不那么重要。“我犹豫到最后时刻才做出了这个决定。当时队里也没有什么新秀。我最后一咬牙一跺脚，上吧。老女排那一批人已经只剩我了，目前，国内能挑大梁的也只有我。那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。”

师生情

没有新秀，就要发掘新秀。朱婷，是郎平为女排创造的最大一笔财富。三年前郎平刚接手中国女排时，朱婷还只是一名河南女排的二队队员。第一年郎平写名单的时候，领队都不知道朱婷，便问郎平这个小孩是谁。带恒大打联赛时，郎平见过朱婷并对她印象深刻。“结果第二年她就不见了。再碰到河南队时我就问朱婷去哪了，他们告诉我朱婷被调去二队备战全运会了。我让他们告诉我朱婷现在多高，他们说有1米9。我一听，这身高行，所以我带队一定得调她过来看看。”刚来的时候，朱婷特别瘦，练了一个星期脸都白了，在训练场上又着腰动不了。郎平一看就说，“不行，朱婷不能加量了，否则要伤了，咱得循序渐进。现在你再看看，朱婷的肌肉可漂亮了，人也壮实了，所以，还是要有耐心。”郎平对后辈有情，这是一位有着专业经验的长者对年轻人的呵护。

朱婷成材了，郎平却并没有“放手”。奥运结束后，朱婷即

将前往土耳其打球。这支球队，正是郎平经过精挑细选为朱婷“做主”，“朱婷这个水平一定要去国外打球。美国主攻手希尔、塞尔维亚的副攻拉西奇、荷兰的接应斯洛特耶斯都在这个队，她每天都是跟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一起打球。而且，我觉得这个队教练特别好，训练后排特别有水平，就是荷兰队的主教练古德蒂。朱婷去他那，我特别放心。”郎平的女儿白浪曾说，女排队员们都是她妈妈的女儿。心中有情，便多了一份用心。

人前，这是赛场上六个人的搏杀。人后，却是一个团队的精诚协作。郎平格外提到了中国女排的后勤保障，“我们做的比美国队都好。美国女排是私营企业运作，她们做事情都有预算，不能说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在中国女排，我说要5个助理教练，就给你调。要营养师、康复师，这些都能满足。我的团队特别好，遇到的都是特别好的人，很支持我，助理教练也做了很多工作。”

母女情

另一个编外保障，是郎平的丈夫王育成。“王教授表现特别好，他知道我压力大，从来不跟我聊球，聊比赛。奥运会期间，我们也没有时间视频，就是发发短信。我跟他讲我很忙、很累、很郁闷、很虐心，他就会写些东西安慰我，到底是教授，水平很高。”这是夫妻之情，朋友之爱。

如今，郎平被人称为“国民女神”，她又一次如“铁榔头”之风靡激荡着国人的情感。9月，她与中国女排的合同即将到期。“留下来”，是所有人的呼声。一如当初心中有情，她重出江湖，来到了中国女排的台前，如今，她也因为心中厚重的情感，想要抽身离去。“我最想陪陪母亲。”郎平的老母亲在家中装了一个紧急按钮，铃就在邻居家。“我也想想陪陪王教授。”郎平是否继续执教？她还没想好。若最后的最后，她真的决定离开，请将最好的祝福送给郎平——义薄云天如你，永远的铁榔头。 本报记者 李京红



■ 郎平2008年忙里偷闲陪老父亲(左一)逛市场 图 CFP



■ 郎平与丈夫王育成伉俪情深 图 TP



■ 郎平携爱徒朱婷走红毯 图 CFP

里约 遐想

当我们还沉浸在女排夺冠的喜悦中时，第31届奥运会已经结束了全部的比赛，四年一度的全世界伟大的演出在马拉卡纳球场的狂欢中落幕了。本来希望能多一些时间回味胜利的味道，曲终人散的失落就突然袭来了。

尽管两个星期的盛会中，偶尔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，但奥运会仍然打造了一个世界上美好的乐园。来自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生活在一个村庄里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，这样的大同世界并不多见。电视镜头将展现力与美的画面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，和平与友谊的主题，公平竞争的信条，犹如蒲公英的种子播撒到人们的心中。

我们甚至会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贫穷和饥饿、战争和灾难、毒品和污染、贪污和腐败，我们甚至忘记了人们会有疾病和伤痛、嫉妒与仇恨、悲伤和痛苦，哪怕是离愁和别绪。不得不说，人类历史上，从来没有一种信仰，能像奥运会一样，在没有经过战争的情况下，就得到全世界的接受。

在这个时刻，我们不能不感谢古老的奥林匹亚，不能不感谢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，也不能不感谢所有百年来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贡献的先贤哲人。

然而，当圣火在马拉卡纳体育场渐渐熄灭，当赛场上的狂欢归于沉寂，当奖牌榜成为永远的历史档案，我们也该走出这伊甸园的世界，回到现实。

我们希望作为东道主的巴西能够切实改善随处可见的贫民窟，整治包围着整个城市的污水沟，希望大街上不再有那些无家可归者，希望游客不再为安全问题所担忧。

希望首次以难民身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，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，更希望不再有战争……

这都不是奥运会能够解决的问题，但是奥林匹克的理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：公平的竞争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。奥运会赛场的法则就是，如果你很强，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更强；而不是如果你很强，我就用不择手段黑你，然后让我显得比你强。

中国代表团这次夺得的金牌低于预期，在历史上又首次排在英国之后，位居奖牌榜第三位。摆在我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如何在未来的东京奥运周期内，克服这次里约奥运会上暴露的弱点，如果我们不能忍受在四年之后的东京奥运会上在奖牌榜上继续滑落，就必须重新找回带领我们致胜的法宝。女排获胜重新点燃了我们的爱国热情，让我们重温了久违的女排精神。当女排凯旋，我们如何让这种精神永远根植入内心？当冠军的热度散去，女排是否会再次陷入无人理会的尴尬境地？带着这种担心，让我们记住郎平获胜后的这段话：“想让这块金牌，让更多人喜欢排球，让排球基础更强大，更多人参与。这是一种传承，希望中国排球永远强大。”

从理想回归现实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，自己担负着现实的重任。

从理想回归现实

肖汗